青泥蓮花記

青泥蓮花記卷十　外編二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二

楚兒　唐二

楚兒字潤娘素為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約置於他所潤娘在倡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

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鍰乃親仁諸裔孫也為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華嘗一日自曲江與鍰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為補衮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鍰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

曰應是前生有宿寃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祗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寃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踈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

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放命人皆憚焉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謝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

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即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製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聘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嗟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隣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為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

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夕遂於青門外
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騶騶使唱騶騶尚記其
四章一曰昨日尋仙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
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
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
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
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
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
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立後宿草便

雜體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隣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馳西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恥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令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萊兒

楊萊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寛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仙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

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楊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譴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婿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荅曰黃口小兒口莫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撓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毷氉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毷氉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

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
春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衣夜珠光連玉
匣碎寒釵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
淹别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
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
鯤嬌别翠鈿沾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
病年應侵早辨名香為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闔
閭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
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

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託泣於他賓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朝已為官多居以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胤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為為山所見名銳今字衮求小宰臨晉題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也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

本第四十後改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瀯贈詩時方在內庭怪滑清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丰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仁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

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與傳持語謏
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
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窓左紅牆請予題之及
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豔予
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窓費幾
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隣女更被拈
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綉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
不禁燒東隣起樣裙腰闊剌蹙黃金線幾條其
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

不柰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翌日詰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荅曰此蹤迹安可迷而不返邪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

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其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濟或釀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

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縗麻北座者遍通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為嵌瑄二縗蓋在外鄰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托身已將心事再三

陳泥蓮既没移栽於今日分離莫恨心予覺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嘗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為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厚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斷遣見賓客尋為計巡遼所嬖挈畜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聞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其量其兄力輕

勢弱不可奪無柰何謂之曰其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索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偃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

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劉郎
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
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
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
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並孫內翰北里志○北里志押遊五事其
一云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
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
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惹桂枝香　按此詩乃思謙自賦也田子藝
詩女史從深雪偶談竟作平康妓詩遺編不足
論子藝余友頗辯博亦有此謬耶併載鄭合敬
一詩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
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

醒時時聞嘆狀元聲即前詩意耳更自明証○注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或即前所為楚兒者也

襄陽妓 吟窗雜録

賈中郎與武補闕至峴山遇一妓同飲妓自稱襄陽人席中贈補闕詩以敘別意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 賈中郎武補闕者二氏各有數人未知孰是山與常浩恐當在北里志前孫內翰棨僖宗中和間人

常浩

贈盧夫人

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畫堂下堦拜新月拜月仍有詞傍人那得知歸来玉臺下始覺淚痕垂

贈友人

聞道東山逸興多為憐明月映滄波不辭紅粉隨君去其柰蒼生有望何

閨情

門前昨夜信初来見說行人卒未迴誰家樓上

吹橫笛偏送愁聲向妾哀唐詩紀事

徐月英

月英江淮間娼也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堦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詩多佳句每如此有集行于世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孃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譚也北夢瑣言

敘懷

爲失三從泣淚頻此生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常羨荊釵與布裙萬首唐人絕句

蓮花

蓮花豫章妓也紉浦人陳陶居南昌西山嚴尚書宇鎮豫章遣蓮花往侍陶陶殊不顧蓮花爲詩曰蓮花爲面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荅之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心情薄似雲已向羅天浔門户錦衾深愧卓文君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水作月去作大羅作升

〇按龐覺希夷先生陳摶傳先生初棄家隱泰山唐末多遊京索間僖宗待之甚謹封為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書謝及有詩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付宮使即時遣去一作後唐明宗時與陶詩同

楊苧羅

洛陽有歌婦楊苧羅聰慧有才思解嘲辨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五匹歌者不思應聲嘲之曰

吃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意不離雲辨辨體充肚大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来辨魋且笑與絹五匹洛陽舊聞記

故臺城妓

金陵詞

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内纖腰碧窓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鉤立萬首唐人絶句

金陵黃進士夢遇臺城故妓自云今為吳神樂部其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匀鈿收迸

節欽黛別重闈網斷蛛猶織梁春燕大歸那墻囬首處江步野棠飛續樹萱錄

成都妓

成都妓單氏贈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名士多稱之唐宋遺史

青泥蓮花記卷十一　外編三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三

溫琬　宋甘棠遺事　陳留清虛子撰

都下名娼以色稱者多矣以德稱者甚尠焉余聞琬爲士君子共稱道久矣余思識其面甚切及一見之其舉動則有禮度其語言則合詩書余頗嘆息之會有人持數君子之文託余傳于世其請甚堅余嘉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

曉第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實京師人少跌
宕不檢不治生事落魄寄傲於酒色間未始有
分毫心事於功名事業也故天下不聞余名而
予亦忌名之聞於人丁巳冬友人河内休父惠
然見訪屬予為温傳温生予亦嘗識其面目接
其談論久矣義不可辭然予嘗以為大凡為傳
記稱道人之善者苟文勝於事實則不惟近鄉
愿後之讀者亦不足信反所以為其人累也乃
直取温生數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

性荒唐幻設如此是傳也亦喜作非勉強也因
目之曰甘棠遺事熙寧乙巳仲冬澣日序
甘棠娼姓温者名琬字仲圭初姓郝氏小名室
奴本良家子父逵遊商致和中得風痺疾其年
破損無子嗣亦甚貧家徒四壁母氏才擧琬輒
委琬養於鳳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傭身也寓
邸中流為娼婦琬情柔意閑雅少不好嬉戲六
歲質明敏訓以詩書則達旦不寐從母授以絲
枲訓督甚嚴琬欣然承之暇日誦千言又能約

通其大義其喜字學落筆無婦人體道韻且有格嘗衣以男袍同學與之居積年不知其女子也鄉里或謂之曰郝氏有子矣父之郭祥因與從母議曰此女識量聰明苟教不輟數年間延遲能通曉時事第恐有異志累吾教矣遂取所讀書文止使專於女事琥既心醉詩書深知其趣至於日夜默誦未嘗已和睦敎重九族悅之從母尤鍾愛不異已之子十四歲乃與議婚媒妁来求足迹相躡遂擇張氏之子其問名納彩

者即在朝夕而母氏来召初不歸之復訟于官乃寢其婚琬琬是時陰識母氏之謀因默自言曰琬少學讀書今日粗識道理盡姨夫之賜也將謂得託身於良家以終此生也薄命不偶一至於此因泣下悲不自勝遂東還陝侍母遂寓府中琬見羣妓麗服靚粧以市廛内為荒穢之態旦暮出則倚門皆有所待邂逅而入則交臂促膝淫言諜語以相夸尚竊自為計曰吁吾苟不能自持入此流不頃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以

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識禮義知其所自先也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則恩之重無過父母童童明矣琬之生凡十有二月而誕既誕逾年不幸父母天年終而琬無長兄𢘊母氏失所依倚食且不足飽腹之飢衣且不足暖體之寒又所逋於人者幾三十萬苟不圖以養轉死溝壑有日矣琬若婦人直自謀之善耳親將誰托哉豈獨悖逆於人情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琬又安自存乎與圖以償之則又曰琬一女子也上既不能成功業下又不能奉箕帚於良家以活其親而復睠顧名之榮辱爲念使老母竟至於饑餓無死所則琬雖感慨自殺亦非能勇者也復何面目見先祖於地下邪屢至洒涕猶豫終不能決未幾會有賄賂母氏求與琬合者知情必不可免也姑以前日之念自是流爲娼性不樂笙竽終日沈坐惟喜讀書楊孟文選諸史典名賢文章率能誦

之尤長于孟軻書嘗自言琬少時最忌蚊蚋每
讀書輒俱忘暑之酷汗交流至踵亦弗之他顧
也夜則單衣諷誦必過更家人固謂乃略就寢
及旦復然有來解之者琬則對以琬之性愚素
不喜他技厚謝之揖使退又嘗學寫字寫書每
日有求寫蠟箋者琬熟視一揮而成若有神助
於是染指間郡將知之欲呼琬官籍而辭以不
笙歌不足以備尊俎歡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
乃輟罘次如此然郡邑關蜀秦晉之地舟車商

賈之輳聚金玉錦繡之所積肩摩踵擊人物之
盛他州而暫司官屬往来過客不斷如市府中
無事遊宴之樂日多繼太守熟琬名會有名公
賢士則召之琬凡侍宴從行止一僕携書篋筆
硯以隨遇士夫縉紳則書孟子以寄其志人人
愛之始琬不學吟詩太守張公綪嘗謂之曰歌
詩人之所難故君子莫不有作爾既讀書不學
詩何以留名琬退而編詩獨喜李杜如學絶句
已有文彩成倫理未嘗師人也他日見太守曰

琬已學詩矣太守命題執筆而成深慕其敏且贍由是間或席上有所贈答多警句關中以至淮甸人人爭傳誦於是又以詩名愈盛同列者疾之每太守與過客會出題賦詩或問以孟子則衆環指日伺隙非語毀之琬處之晏然曾不矚顧之琬於孟子不獨能造義理太守嘗背其書以舉則應聲曰是篇也在其板之其行上故太守張公贈之詩其尾有桂枝若許佳人折應作甘棠女狀元之句時宰相司馬光君實請告

焚黃自外邑而来肅至府下郡將以宴命琬侍
君實陝人也夂知琬而未之識因顧問曰甘棠
乃光之鄉里也閧娼籍有善談孟子者爲誰主
人指琬以對乃詢其義謙避不肯應固問則曰
孟子幾聖者也琬何人詎敢談其書夂促之復
曰琬婦人也對大儒而言孟子挾泰山以超北
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實喜顧謂主人
曰君子識之婦人甚謙能然太守尤悅待之益
厚後竟使係官籍琬自流爲娼所與合者盡當

世豪邁之士而厥母始為一商所據日夜沉寢三月一出醉未嘗醒致琬所接士惡之足踈踵門者琬已而自謀曰琬既沉為此輩苟不擇人而與之游徒喜輕財薄義才子富商巨賈之倫志乎利而已則與俗奴奚別雖殺身不足以滅恥況為娼而唯母氏之制則不得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後可也當自圖之居數日乃潛匿於郊外曾家為易衣服權使人為兄弟乘一蹇驢類流民西如鳳翔既而太守求之令下甚急行

次潼關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妓太守傳檄捕方急耳爾非邪言守以許之遂得脫去至鳳翔纔定居而遣僕於陝洩其事太守訪得之掠訊諸若晝夜備極不堪乃具言之遂移文鳳翔攝琬不免隨牒而至始至衆以爲太守怒必被刑群妓往往私相賀及至庭下太守問曰何故而去琬對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悽愴有頃太守顧左右審之左右有知其故者以實對太守愈喜然以妓之有故不得脫籍輙他去者例不

許乃出金贖之免琬既歸從容言毋氏過荷太守慇懃今乃復来非欲還也今自後毋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琬五日内復去此去雖太守仍不還也今雖加之刀鋸弗顧也有以亮之毋氏泣且曰自今後果絶商者恩愛如往時琬居手不釋卷非太守召未嘗出門閾後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吁頻數日不得在家頗廢書額脫初未有賂其家自是亦稍富足乃欲適人以遂初心屢白太守太守艱之坐閒因命

賦香篆詩曰一縷祥烟綺席浮瑞香濃膩繞瞖
侯還同薄命增惆悵萬轉千回不自由太守識
而喜之然終不聽其去後太守交代乘其時謁
告挈母氏骨肉從京師既至為右軍訪得之而
係其名所居并鄰良家大門常關閉罕得見之
是以角勝圖無其名而譽不播皇都復欲見而
不受者往往謗之蓋所接者才一兩故人而已
居數年後求去得遂所請始與太原王生有舊
乙卯中生戰交趾沒於兵間瑰聞之至深慟哭

又召舉浮屠者誦經累日以薦生人欽其能全
恩義其故人甘棠清虛子嘗赴調抵京師訪其
友西河希言語及琬始末之操希言驚歎且喜
翼日爲長籍遺清虛子今姑録其畧曰其闈天
下談說之士相聚而言曰從遊蓬島宴桃溪不
如一見温仲圭仲圭娼家女也處幽邃之地其
言語動作不過閨門之内目顧手挽不出於袵
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譽於天壤間哉其
以色而後文邪抑復有異手或謂其善翰墨頗

通孟輌書尤長於詩筆有節操廉恥而不以娼
自待而交游宴會名碩多禮貌之然雖士君子
不能遠過平居所為崇重經時足未嘗踐外庭
鄰居亦不識其面又所與契者盡當世豪俊之
士至於輕浮儇浪之狂子弟皆望風披靡而不
敢側目以矚視其然邪其不然邪僕竊傾慕之
家世居京師京師之倡最繁盛於天下僕無不
登其門而觀之者又嘗侍親游四方四方之妓
一一皆審較其優劣視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

圭者實未之有焉是以日夜孜孜思慕一見而
邈無夤緣可往不腙飲渴瞻向之至茲者竊聞
足下與之游有日矣又且鄉里人也其於為人
表裏必可以盡知之談說者果其虗言也其果
如僕之所聞耶果如僕之所聞則足下為紹介
僕將謁之僕嘗謂天賦陰陽之粹以流形於區
域間嘴而喙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飛者皆不可
謂之人人之生有性斯有情雖愚者與同焉誰
不欲開口而笑以傲區區之名利潛心而靜心

靜而安以念夫死生哉若鄭子產知公孫丑爲亂而不識其爲眞人禽滑釐聞端木賜狂而不知其為達士夫仲圭之賢世固知之矣不待僕言而後知也僕何人哉乃敢接近於眞人達士耶雖然孟子之書取一賢之言可效可師又烏得自與而不法之哉且夫蓬島桃谿之路與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併不猶天地之懸絕哉今議者乃顧彼之樂而求一見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談則仲圭之所以負荷膺得是譽者宜知

何也僕固拳拳焉丁巳孟冬晦日與君實同造
其館希言世居京師未能識人一見故如夢未
曾見有而知前書所聞且非妄譽琬有詩僅五
百篇自編為一集好事者竊去後繼竊吟百首
乃不肖類成者孟子解義八卷辭理優當秘不
示人非篤友不得闚其說有求覩其秩者則盡
已見從而釋之於道固無謙讓云然名滿大府
多士如林闚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況琬婦
人也而釋聖賢之義其固不足觀也予始止嘗

為一秩目其上曰南軒雜録其間九經十二史諸子百家自兩漢以來文章議論天文兵法陰陽釋道之要莫不畢備以至於往古當世成敗皆編次第之常日披閱該博遠過博學之士其字畫為人推許有得之者寶藏珍重不啻金玉就染指書尤極其妙性雖不喜謳歌或自為辭清雅有意到人所不及之地然或人求其所書則拒應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琬於此不須得為也其謙遜聞慧形而為言率皆類此云至於

微言片善著在人耳目銘在人心腹者固非筆
舌能盡述知者其默而識之琬今日尚寓京師
清虛子曰韓退之嘗有言曰欲觀聖人之道自
孟子始温琬區區一娼婦人耳少嗜讀書長而
解究其義亦可愛也且觀其施設措置是非明
白誠鮮儷于天下惜其生不意適丁多難而失
身亦不幸矣使其身歸於人得成其節操天下
稱道在史策也豈特言傳之所能盡耶姑且叙
其畧云甘棠遺事新録并有詩詞

甘棠遺事後序

丹丘 子騂 述

熙寧丁巳季冬之吉友人河南張洞端誠相訪出清虚子為琬傳示予曰清虚子雅厚君子人也居常不妄毀譽今為此傳事節首尾頗得其實惜夫尚有闕漏者我為子言之為我補述之琬最善談諧每與賓友對席禮貌雍容婥妁姮娥之思寔天賦與自然而非矯强者然非道義之言非偎〻之語曾不出諸其口其言語若置齒牙間優游閑雅其音清響且和而圓傾耳以

聽歷歷如聞鈞天之樂懆然有若錦繡之美以輝輝乎人耳目然而探其意周旋骯髒終不出於禮義之場多學孟子之書凡其持身制行有非僻者嘗親寫孟子文足以為戒者予之或士大夫與坐雖平居人素推其能辨者聽瑰言往往傾耳瞪目低首鉗舌縮首歛袖而已初不敢酬答聽之惟恐不暇詎忍恃已所至聒聒然強與之角哉清虛子謂瑰能詩多警句信矣予嘗訪得瑰詩僅得三十篇言言皆妙不徒費之口

耳之末云

寄遠

小花靜院東風起燕燕鶯鶯拂桃李斜倚紅墻
遠人樓外春山幾千里

寄情

郎在溪西妾溪東雙眸寄恨託溪風待郎行盡
溪邊路笑入垂楊避釣翁

詠蓮

深紅出水蓮一把藕絲牽結作青蓮子心中苦

更堅

詠荷

魚戲銀塘閙龜巢翠蓋圓鴛鴦偏愛賜深處作
雙眠

詠菊 二首

碧玉枝能輝砌檻黃金蘂可薦盃盤陶潛素有
東籬興莫與羣芳一樣看

簇金雕玉鬪玲瓏心有清香分外濃蜂蝶儘從
嫌冷淡陶潛不肯愛芙蓉

述懷

多情天賦反傷情。深閉幽窓倦送迎。莫笑區區事章句。不甘道韞擅詩名。

舞研鼓曲

不辭粉黛塗青黑。不惜羅衣換戲衫。節拍未明身不慣。忍教庭下露卑凡

和雪景值初冬喜雪

六出飛花景最奇。儘從數片入羅幃。擁爐公子

溫濃酒會豔粉歡。捲戰旗。笑指旋消攜手處。仰

看無際並頭晴晝知感召歸賢牧閩境人心物態熙

汎舟

醉擁笙歌綵艦搖落花飛絮撲蘭橈碧波行處新荷小驚起鴛鴦拂畫橋

尋扇

架頭輕拂隔年塵隨手清風快大賓顧得不遺扶棄擲團圓穿作掌中珍

採春有憶

縱步来芳園尋春亦有功雪消梅蘂白烟消[illegible]稍紅牋管吟情處池亭物態融去年人不見無緒遶幽叢

偶題

暗喜李花上喳喳喜鵲来良人在何處雲雨滿陽臺

大寒偶成

公閣呵纖手濡毫結凍澌發粧卟有酒誰爲煖輕肌

鴈字

飛來絶漠三千里寫破晴空三四行點畫不精誰入畫應難染指獻公堂

對月獻書

素月流天愛者多月光照處匪偏頗姮娥若沒懷春意因甚隨人不柰何

書懷

鶴未遠鷄羣松稍待拂雲憑君觀野草內自有蘭薰

述懷寄人

分手長亭後音書更杳聞離愁應似我况味不如君玉管寧無恨蘭猶別有薰攀思共明月心緒正紛紜

雪竹

一簇修篁小檻中可堪和雪更玲瓏數枝壓亞猶增秀莫惜輕綃命畫工

雪夜觀月

天寒雪月相輝映此夕家家盡玉粧梅老不收

和野艷杜新柳出一輪香詩心撥曉吟晴景秋凍搖風拂冷光天上人間都作白餘輝思借讀書堂

初冬有寄

萬木彫零苦樓高獨凭欄繡幃長夜永誰念怯孤寒

和劉景初園亭

養恬高士厭麈籠一簇林亭氣鬱葱紀日管絃皆雅麗滿城車馬盡交通小舟輕泛泉飛碧秀

木横空葉隨紅聞說留題詩版處愧將狂斐厠名公

餞王彥輔

右曹國久稱奇政莫厭金將校秘文他日玉堂蓮燭引康衢霄壤頌清芬

送監酒呂延平

趨承階所蒙存顧再拜軒中帳別離驛舍酒醒霜月曉淚痕無路到門楣

詠落花

豈盡東君力無情一夜風鶯聲莫相躲秀實任春五

題華山

終日華山前為愛華山好多少愛山人不見山空老

席上賦太守流盃

遶坐水分山下淵盈瓶酒汎桂中漿崇郊不是淹留地紫詔行飛且飲觴

芍藥 二首

桃李開時英未吐○輪蹄方乏始花攢嘉名一種
清香在○未肯將心愧牡丹○
首夏群芳色正殘○玲瓏千葉照盃盤主公好事
倫相惜○怕損纖枝剔曲欄
瓏詩甚多予得之者纔此數篇耳瓏喜閒已過
不憚改輕財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輒名贈予
或辭不受必究轉致之使有所濟則喜形於色
事其母極仁孝而臨事能自處不拘於令之制
凡樂稱道人之善于每以言試之未嘗有傷婚

之心嘗謂娼者固宦妻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
為此輩所以藉賴金錢活其生養其親而已矣
既有所藉則不可以無取取之有道得之有義
是故君子之所貴焉今天下之娼則不然舉性
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能少識夫義理者寔
鮮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
詡強笑語以相取樂握手出肺腸相示指天日
泣涕誓死生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計錙刀
之利稍不如意則棄舊從新曾不之顧間有濫

原缺